

第一章

暗夜，漆黑静谧；暗夜，神秘莫测。一缕缥缈如烟的孤魂，无声无息，焦虑地游荡在沉睡的街道。两旁房屋的幢影一栋栋毗邻，望不到尽头。

寻觅，寻觅，寻觅……飘过一家紧挨着另一家的大门，如烟的孤魂心生沉重：哪一扇大门通向我的家呢？为什么这么多数也数不清的大门，却没有一扇通向我的家……

1 寻梦无国界

从噩梦中挣扎出来的汪舟子，喉咙乾涩哽咽，泪湿双颊。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在黑暗中鼓励自己：努力吧，等和柳星团聚后，我们就会有自己的家，就不会再作这种噩梦了！

想到今天要去为偷渡美国边境“踩点儿”，她心里说不出是兴奋还是恐惧。

上午十点，舟子默默地坐在“偷渡专家”卢源驾驶的车里，故作轻松地观赏着顺着海岸高速公路内侧延伸的树林，那深红浅红粉红水红的枫叶，与深深浅浅的黄绿秋叶融在一起，将温哥华的秋色点缀得五彩斑斓。高速公路外侧的大海，不时有鱼儿跃出灰蓝色的水面。舟子凝望着跃水鱼儿在海面划出的银色弧线，脑子里一片空白。

汪舟子是怀着了解西方世界的强烈好奇心，1987年从北京来到加拿大留学的。尽管早已不是妙龄少女，而是一对双胞胎儿子的离婚单身母亲，但温哥华大龄留学生多着呢，远不止她一个。况且，出国留学对她来说不过是个跳板，是移居北美的捷径。

扔下国内体面的日子和一对年幼的双胞胎儿子，跑到加拿大来洋插队自找苦吃还不够，现在居然到坐在“偷渡专家”的车里，去离温哥华一个多小时车程的美国和加拿大的和平门边境，勘测从加拿大偷越美国的途径，莫说外人，就连她本人，也觉得很疯狂，很不对劲儿。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刚出国的人对劲儿的有几个？不管你在国内曾多么成功，多么有名气，来到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你不过是白丁一个，没人知道你是谁。洋鬼子们只知道你张口连三岁洋娃娃能说的英语都讲不利落；对当地社会国情的了解，连弱智残障人都不如。单为这个，你的知识文化工作经验处世哲学包括价值观，就全都泡汤了。你愤愤不平失落沮丧又无可奈何，但因此你也就自由了，卸去了所有的包袱，胆敢做在国内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了！

虽然舟子对移民出国信心十足，但出国的三大禁忌，还是令她有所畏惧。人说学中文的不能出国，出国后在外语世界里等于没有了专业，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人到中年不能出国，因家庭和经济负担太重，很难重打锣鼓另开张；身体不好不能出国，因没有健康身体，无法适应异乡艰苦的拼搏。

这三大忌她犯了两忌。她是学中国文学的，英语几乎忘光；她已三十多岁，只凭身体好不怕吃苦能蹦多远？每想到这些，在兴奋激动的感情洪流下，犹豫不安的暗流开始滋生，她很担心自己一心要谱写的出国进行曲，在序曲中就掺入了失败的弦音。

如果留在国内，轻车熟路，只需听上司的话，加上自己的能力、人缘和运气，就可以按固定的轨道扶摇直上，似乎一切都在预见中。而出国就像瞎子摸着路走，是高山是大海是悬崖，完全看不见。意外的因素太多，最终是坠入悬崖还是屹立山颠，真的很难说。

但正是这样，海外生活才更具刺激性和可塑性。“轻车熟路”使生活变得千篇一律，那近乎静止的生活是一种无形的枷锁，很容易令人为贪图安逸舒适而放弃理想和创新。

对那种套中人的生活方式，舟子早已厌倦。她渴望被抛进变幻无常，需努力拚搏的风暴中；她愿意和柳星共享艰难困苦的经历，白手起家；她不屑在单位争夺徒有四壁的单元，憧憬建筑充满情爱的温馨的窝。为此，她决定义无反顾地出国寻梦。

出国寻梦的出决心是春天下的，秋天舟子就含泪告别了父母和年幼的双胞胎儿子小龍小虎，满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情，喉头酸酸地飞到了温哥华。

和舅妈一起来接机的白发苍苍的外婆见到舟子时，脸上笑成一朵菊花，嘴里不停地夸第一次謀面的外孙女“好靚好靚”，同时不停用手帕抹去眼角的泪花，刻意不提对多年不见的女儿光环的深切思念。在舅妈开车回家的路上，外婆一直拉住舟子的手不放，生怕她会突然间蒸发了似的。

舟子一直不知道加拿大有自己的舅舅和外婆。海外关系在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是反革命和内奸的标志。父母亲将外祖父一家旅居海外的事，多年来封锁得很严。直至八十年代初国门开放，舅舅寻亲来到北京，舟子才知道原来自己也有如今人人羡慕的海外关系。

不过她搞不清楚，外公为什么会独自住在美国，而外婆却随舅舅住在加拿大呢？母亲光环对这个问题也无法回答，只是说，“你外公早年出洋留学，是中国第一代铁路工程师。自从四九年从香港去美国，我们就失去了联系。这么多年了，我怎么知道你外公、外婆分居两个国家的原因？不过他们的夫妻关系非常好，相亲相爱，相敬如宾，是大家都知道的。”

舅舅家的房子是鹅黄色的，坐落在温哥华西区的幽静中。街道两边排着婀娜的大枫树，叶子被秋色染得红艳艳的。那是纯净的水红色，没有一星儿北京香山红叶那因污染而生的黑斑。白天舟子走在住宅区的街道上，几乎不会看到一个行人，静得可以得听见淋草器喷出的清水，唰啦啦落在绿草上的声音。想起从上海飞往温哥华前夕那人来熙往，摩肩擦踵的南京路，那一场暴雨后淤水没膝盖的街道，感觉真的是天壤之别。

街道两旁草坪上那些五彩缤纷的小洋房，活像格林童话中的玲瓏小屋。居民们屋前的草坪相连，修剪齐整的灌木和盛开的鲜花，把整个住宅区点缀得像个大花园。

舅舅是省水电局的资深工程师，戴副深度近视镜，一脸的坦诚。舅妈皮肤白皙，总是面带微笑。在香港她曾是中学教员，现在与朋友合伙开办小型加工厂。外婆一头银发烫得微波起伏，瘦筋筋的，优雅沉静，腰板笔直，完全不像年近八十旬的老嫗。

舅舅当年从香港移民加拿大时并不富裕，但还是在房价较高的西区买了房。那完全是为了孩子们的教育，因为住房附近有个好中学，并且离 UBC（卑诗省立大学）近。其实，舅舅一家七十年代初从香港移民加拿大，主要原因也是为了孩子们的教育，北美有全世界一流的教育制度和水准。

傍晚，舟子独自坐在舅舅家的后花园。出国后，她才深刻体会到什么是“热土难离”。虽然如愿出了国，但总是想家想得心痛难眠。

后花园静极了，几棵苹果树站成一排，红红的果子压满枝头，熟透了的苹果落在绿色的浅草上，没有人拾取。这么幽静的画面，只能是童话故事里描写的景色，是来自闹哄哄的中国都市

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周围越是恬静优美，舟子那难以排遣的思乡之情就越是浓烈刺心。望着地毯似的绿草坪，她似乎看见小龙和小虎像小狗一样在地上打滚儿嬉戏，不禁叹了口气，“唉，如果儿子们真能滚在这绿草坪上多好！那就不会每天换几次衣服，也还脏得像土猴儿一样了。”

草坪的一角卧着只白色的塑料母鸭，后面跟着三只黄黄的小鸭，静静地排成一队，给人以想象的活力。舟子不由得想到一分一秒都不能安静的小龙和小虎。周末一个人照看他俩，比上班还累。他俩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冬天穿一模一样的棉猴，矮矮的看起来像两只小企鹅，很好玩儿。可是如果你把他们放在街上，那可就不好玩儿了，两个小淘气一个向西，一个向东，跑得可比企鹅快多了，让你急得不知该先抓哪一个。

温哥华环境虽然很美，不愧为被联合国多次评选为世界最适于居住的城市，但这块土地是他人的天堂。舟子觉得自己像是白天在天堂，而晚上入地狱，因想孩子想家想柳星，夜夜难捱。她太想去美国与柳星会合了，但无奈赴美签证被拒，怎么办呢？难道真的要败回中国吗？

舟子总觉得留在这里对不起儿子们和年迈的父母，但矛盾的是她更思念柳星。柳星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要出国，已经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了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作家笔会。

正在打离婚持久战的柳星，好像已经成了她心中的太阳月亮，绿树鲜花，高山河流，出国其实就是为了他。可目前他在美国，如果回国，两人就肯定没戏了。就为这个，舟子不敢回国，无论多苦也要坚持留下。

“人生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升官发财出人头地？不尽然。”摆脱离婚的深痛，去另外一个世界冒险拼搏，重建充满爱的温馨之家。这种诱惑力，对于陷于热恋不可自拔，笃信徐志摩“把爱视为生命的精华”，“爱是实现生命的唯一途径”的舟子，怎么能抗拒呢？

说实话，舟子也并非不留恋温哥华这么美好的地方，但每夜都困在思乡梦中，梦见年幼的儿子，年迈的父母；梦见北京，梦见自己的办公室；当然，也梦见寻找柳星……这种日子的滋味，实在难捱。

出国以来，舟子见识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奇人怪事。最大的一个拍案惊奇，是加拿大一位妻子杀夫而被无罪释放的真实案例。舟子曾对台湾女作家李昂的小说《杀夫》大为震惊，认为男人打女人，拿女人不当人，是东方封建社会的专利。万没想到在发达的西方国家，特别是在和平安逸的加拿大，也会有这种丈夫虐待妻子，致使妻子无法忍耐而杀掉丈夫的事件发生。而其结果，是全社会都同情被虐待的妻子，认定这是因其长期受虐待而形成的心理疾病，最后被无罪释放。这种理念跟东方的或中国的杀人偿命，或者杀一儆百的理念是多么的不同！

第二个拍案惊奇，应该就是一向绝对奉公守法的她，为了去美国与柳星相会，竟然产生了偷越边境的念头！人们不是都说热恋中的女人是最愚蠢的，什么傻事都有可能做吗？她不无惭愧地承认，自己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还自我辩护：“那又怎样！虽然爱情是绝然的残酷的宿命的，但如果拥有爱情，也是绝对甜蜜的！要不，为什么古今中外会有那么多超人逸士为之寻寻觅觅，喋血献身呢？”

柳星几乎天天从美国打电话来催促舟子设法去美国，还委婉地质问，“当年你那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劲儿哪里去了？”

就这样，舟子孤注一掷，请卢源帮助偷渡。

卢源是舟子在温哥华社区大学英语班的同学。他说，“其实嘛，偷渡真的不算什么，我认识不少人都偷越过边境。再说，美国和加拿大两国边境不设防，没有军队巡逻，那里的住户过边境就像过马路。”

“美国和加拿大边境真的不设防？”舟子问。联想到1985年她访问西德时，那东、西德之间戒备森严的柏林墙，那排在墙下的东德偷越者的坟墓，她很难相信美、加的边境，居然不设防。

“咳，设防又怎么样？”卢源满不在乎地说，“洋鬼子们很笨，行动非常有规律，什么时间路过什么地方，像电台报时一样准。在欧洲，国境不过几米宽，有蛇头带路，深夜躲在暗处，等巡逻部队走过去，就一路小跑过边境，十有八九都成功。你要想过美、加的和平门边境，那就更容易了，根本不用蛇头，蜷在汽车的后尾箱里委屈个把小时就到美国了。”他那语气，好像偷渡边境不过是儿戏而已。

2 边境望海亭

加拿大和美国的边境关卡之一，设在静谧的和平门海滨公园。界碑是白色大理石筑成的高大拱门，像巴黎凯旋门那类，只是朴素直白得多，稳稳坐落在绿茸茸修剪齐整的草坪上。

灰蓝色的大海涛声阵阵，为花团锦簇的和平门海滨公园平添了许多诗意。公园里只有一些亚裔游客，星星散散地游荡在草坪上。一个秀发飘飘的亚裔女孩，飞快地在草坪上行走，口里大声喊着 No（不）。紧跟在女孩后面的，是一位身材娇小，衣着考究的短发中年女人，一边急切地解释着什么，一边追着女孩不放。她们匆匆越过一位肩披长发，身穿素色连衣裙的亚裔女人。那女人正拖着优雅的步伐，有些吃力地向公园那绿茵茵坡顶上的望海亭行走。

望海亭居高临下，汪舟子站在那里登亭远眺，仔细观察美国的边防检查站。

十个并排的边检关卡，只有四个在运作。边检关卡上方的红灯和绿灯交替闪烁，红灯亮时，表示车辆正在通过检查，后面的车便远远地守在白线外等待绿灯。汽车一辆辆有秩序地通过边检关卡，轻松平淡中全无戒备的森严。但一想到自己将要蜷在汽车后备箱里偷渡，舟子就感到一股寒气从脊背升起，全身不由得颤抖。

漫长的美、加边境线，像是王母娘娘金簪划出的银河，阻断了她和柳星的会合。舟子心里翻江倒海，赴美的签证被拒绝了，如果不偷渡去美国，那么何日才能和柳星重逢呢？就算自己可以像外婆当年在香港死心苦等去美国的外公那样，可是柳星呢？男人非常实际，才不会像女人那么痴心苦等呢！

记得出国前，她因为舍不得离开儿子们，对柳星的出国谋划质疑时，一向温柔顺从的柳星急得变了脸，紧皱双眉：“舟子，你想过我们的生活有多脆弱吗？不出国我就永远不可能自由地放笔写作，不出国我们两人的关系就会长久不能见天日。你清楚我家那位是至死不肯离婚的，除非你我放弃彼此的感情，否则我俩好成这样，终归是纸里包不住火。一旦被那些嫉妒我，刻意要整我的人抓住什么把柄，不仅棒打鸳鸯散，还可以让我们两个同时身败名裂！好好想想，就算是为了你的宝贝儿子们，用短暂的分离，换来移民西方一流的教育和生活，也是值得的嘛。你晓得，自从我的电影被禁演后，我心底没有了安全感，那时要出国的决心就定了。一旦出去，就不准备回来了。希望你按我的计划先去加拿大，然后我们再想办法在国外会合！”

如果柳星真的一人出国，天涯海角，举目无亲，语言不通，会有多难呀？一想到这些，舟子就心疼得要死。她知道自己虽然舍不得离开儿子们，但更舍不得离开柳星。

当舅妈知道舟子希望留下来的想法后，热情地说，“我们有一个朋友，和你舅舅一样，也是工程师，人很好的，太太刚刚病故，家境很好。就是那天来找你舅舅出去饮茶，戴眼镜的那位。你没注意？他还问了好几次呢。我看找个好人家结婚，是留下来最省事的办法。”

“我已经有未婚夫了，他现在在美国。”舟子脱口而出，挡住了舅妈的好心。

可是，没想到无论如何解释，舟子也无法让舅舅和舅妈理解，为什么自己会对一个有名无钱的作家，钟情到毅然狠心丢下年幼的儿子们，丢下如日中天的编辑事业，跑到北美来受洋罪。至于舟子私下准备当偷渡客的计划，如果曝光，肯定会把他们吓得灵魂出窍！

舟子在望海亭里徘徊着，不时眯起眼睛眺望烟波浩渺的海面，心里琢磨着有没有可能像卢源当年从深圳偷渡香港那样，鱼一般潜游到对面的美国海湾。她从小爱好体育，很喜欢在大海里游泳。但是这里的水域情况，海水深度，哪里有暗流等相关信息，她一点儿都不掌握，盲目偷渡会很危险。再说，就算游上了岸，然后呢？那里会不会有什么人在守株待兔，等着擒拿偷渡者呢？自己的英语不灵通，怎么才能找到继续前行的路呢？如果去找蛇头，那就蠢到家了！可是如果不找经验丰富的蛇头，万一被抓到遣送回国呢？那岂不是连累了老爸老妈，还会毁掉自己和儿子们的前途吗？她不敢再往下想。

这时，卢源慢慢悠悠地走过来，“舟子姐，看好了吧？偷渡是不是很简单？下礼拜我要去多伦多，我姐打电话说她和姐夫要提前动身来加拿大，我得去接应他们。你如果下不了决心，我可就帮不上你啦。”

听起来卢源对偷渡很有经验，但看上去他一点儿都不像偷渡惯犯，是舟子在英语班最接近的同学。在那二十来个同学的英语班里，有中国、伊朗、南朝鲜、日本、法国、越南、波兰、捷克的“八国联军”，肤色种族服装各异，令人觉得走进教室，就像是走进了摄影棚。班上同学的年龄从二十到六十岁，每个人的英语都是嗑巴级。

老师是位瘦瘦的带浓重英国口音的中年女士，上课时爱在讲台前不停地走来走去，摆动着薄呢喇叭裙，像是踩着舞步的火鸡，引得注意观察她发音口形的学生们，把脑袋转得像拨浪鼓。英语老师每天换不同的衣服，五套固定搭配的衣裙，按星期一至五的顺序更换，只要看见她出现在课堂门口穿的那套衣裙，舟子就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和加拿大的所有的老师一样，“火鸡裙”老师极有耐心，不论学生的英文讲得多烂，她都会面带鼓励地微笑说 Very good（非常好）！

记得开学那天课上了一半，同学们正在用烂英文互做自我介绍，述说移民加拿大的原因。香港女生说是为了躲“九、七”，台湾男生是为了逃兵役，东欧的捷克、波兰同学是为了自由的好生活，伊朗同学是为了避战争。

“你呢？”“火鸡裙”老师突然在一位金发碧眼的法国小伙面前停下。

“为……为了寻找美丽的外国姑娘。”法国小伙微笑着用生硬的英语回答。

同学们哄堂大笑。

舟子正听得有趣，只见一位中国男生大大咧咧的推门进来，屁股还没坐稳，就被笑咪咪的“火鸡裙”指问移民原因。迟到的中国男生嗑嗑巴巴地说，“我……叫卢源，从广州去香港，然后去菲律宾、日本，最后来到加拿大的。我……移民为的是，是……为了不被人看不起。”

下课后舟子走过去问卢源：“你怎么迟到了一点儿也不害怕？”

“怕什么？老师是我们缴学费雇来的，我们不来上课她就失业，谁怕谁呀？”

卢源长得圆头圆脑，像是被生活磨去了棱角，看上去不过二十多岁，却是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不过看待问题，到还真有他的独特角度。

“你去过那么多国家，是不是很开眼界？”舟子不无羡慕地问。

“开眼界？我像过街的老鼠，总是提心吊胆逃来逃去的。从深圳游水偷渡去香港，搞了六次，前五次都被抓回来判劳改，坐牢，然后从牢里逃出去再来。每多逃一次就加一次刑，最后判了多少年我都记不清了。”

“有那么多看守，你怎么跑得掉呢？”舟子难以置信。

“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看准了机会就跑呗。第六次，总算成功了。我爸在香港，好不容易偷渡过去，就是不敢去见他，怕被后妈告发。”

那天放学后，卢源在咖啡厅买了桔汁请舟子喝，说“我在领失业保险金，每月九百多加元，比你一文不挣，花亲戚钱好得多。失业前我工作的那个公司有牙医保险，已经趁机把我的牙齿都补好治好了，不然连喝桔汁都会酸得倒牙。”

舟子听外婆说过，看牙医很贵，动不动几百上千加元。她发现好像温哥华每个人都有牙病，本来以为是因为本地人太爱吃甜食了，很多年以后才听牙医朋友说是因为温哥华的水质软，缺少矿物质氟。

“卢源，讲讲你的奇遇吧。”舟子觉得他的经历是很好的小说素材。

卢源不以为意，“有什么好说哟，听起来好玩，真经历的时候可就难受啦！”但他还是悠悠地讲了起来。

“到了香港，没有身份不好混，我被警察抓了至少三次。还好认识一个律师楼的大姐，每次都是大姐保我出来。做了几年工，存了些钱，我就买了个假护照去菲律宾，一看那儿太穷，又跑回香港。听人说日本不错，我就去了日本。朋友告诉我在那儿必须住高级旅馆，要不就会经常有人来查身份。我在日本也呆不下去，又听说加拿大很好，接收难民，就连忙去加拿大使馆办了旅游签证。没想到回到旅馆服务台结账时才知道，那家日本旅馆每天是一万八千日元，我住了十几天，哪里付得起？只好推说去喝杯咖啡就来付账，从后门溜掉，转天就来加拿大了。

“我不是赖账不肯付，是根本付不起呀！在日本坐计程车，那鸟计程器一跳就是一百元，把我吓坏了，以为自己眼花了，忙叫停车。好家伙，只走了两个路口，就花了几千日元。后来静下心来一算，那时的日元比价很低，其实才合十几港币，搞得虚惊一场。

“在去加拿大的飞机上，我把假护照撕掉丢进马桶冲走，下了飞机就申请难民，反正没有护照他们没办法遣送我回去。我在移民局的监狱里住了一个星期，有牛奶喝，有电视看，还有教会的人来传教，挺舒服的。

“后来我问牧师，如果我信教，教会能保我出狱吗？牧师说能，我说那我就信啦！结果我真被放了出来，还给了工卡，就是工作许可证。这下我可没时间去教堂了，得忙着挣钱养自己。后来还挺运气，找到了一份工作。只是那家公司生意不好，没干多久我就被裁掉了。现在我只想学好英语，过些日子去多伦多。我姐夫和姐姐准备从广州买假护照偷渡去那儿，上帝保佑他们成功！”

好家伙，从十六岁起，卢源耗费了十年的青春搞偷渡，坐牢，再偷渡，再坐牢……流浪，做苦工，直到二十六岁时才终于成功。舟子忍不住问：“十年青春，代价可真够大的。你为什么一定要偷渡出国呢？”

“在国内人家一天到晚喊我狗崽子，我受不了嘛。我家兄弟姊妹多，阿妈一个人哪里养得过来？我知道阿爸在香港做生意，所以就老想出去找阿爸，过好一点的生活。那你为什么要出国呢？”卢源反问，“你在出版社编书，还不够舒服吗？”

“我……离婚了，男朋友在美国。”舟子吞吞吐吐，为自己丢下双胞胎儿子与情人私奔，感到难为情。

卢源同情地叹口气：“一个人在外国不容易啊，准备去美国找你男朋友吗？”

“是啊，他天天打电话催我，可是我的美国签证被拒签了。”舟子愁眉苦脸地说。

“唉，走一步算一步吧，不要太急。我听你的英语发音不错，你怎么学的？”

“用国际音标。”

卢源请舟子每天放学后教他半小时国际音标，准备一旦找到工作，就不来上学，放工后自学英文。他很聪明，很快就学会了使用国际音标。大概是为了感激舟子的耐心辅导，卢源非常积极主动地帮舟子偷渡去美国。

站在望海庭里冒冷汗的舟子，听见卢源在好言劝说，“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最容易偷渡。有人从美国往加拿大跑，因为这边动不动就大赦，给非法移民合法身份；也有人从加拿大往美国跑，因为美国有亲戚朋友，容易打工赚钱。你要真心想去美国，我就带你过去，怕什么呢？大不了被查出来坐监狱，又不像在中国，监狱里为抢饭吃可以打死人。这里的监狱有吃有喝，不收房租伙食费，看守们还挺客气呢。你看你，离家天远地远多孤单，到男朋友那里相互有个照应，为什么不去试试？”

正说到这里，忽见那位在草坪上疾步行走的亚裔女孩，正在跑向望海亭，他们立即打住了话题。那位衣着考究的中年妇女从山坡下气喘吁吁地往亭子这边跑，像是想要抓住那亚裔女孩。

亚裔女孩一身可爱的阳光装束，头也不回地一边继续大声对后面的中年女人喊 NO，一边冲进望海庭。突然，她伸出细细的胳膊指着亭子侧面，大惊失色地用广东话喊，“快看啊，那个阿姨是不是死掉了？”

刚才还好好地坐在望海亭侧面草坪上的“素色连衣裙”，这会儿头像断了筋似地垂在胸前，卷曲的栗色长发盖住失去血色的面孔，靠在望海亭柱子外侧的身体，软软地跌向绿草地。舟子迅速奔上前，轻轻扶起那女人的头，只见那女人口吐白沫，已全无知觉。

卢源紧张地说，“她……不是发羊癫疯就是中毒了，我们得叫警察！可是，可是，我不能见警察……”

衣着考究、身材小巧的中年女人赶上来了，她一边喘气，一边镇静地若有所思地说，“我看像是吞服了过量安眠药。”

“真的？为什么呢？”舟子不敢相信。那“素色连衣裙”看上去高雅美貌，为什么会轻生？就算是自杀，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搞？

“你们谁的英语好？快，我的手机已经拨好 911 了！”中年女人举着手机。

卢源战战兢兢地望着舟子，舟子的手抑制不住地颤抖，接过了手机。

秀发女孩红润的圆脸变得煞白，扑到中年女人怀里，“妈咪，我怕……怕死了！”

3 砍柴娃的山歌在美国

柳星刚来美国时，对西方的物质文明很感震惊。塞一个美元进自动售货机，便可以得到一只冻鸡，真是不可思议！难怪这里的穷人肥肥胖胖，而富人讲究吃得精致或干脆吃素，而且为了健康和美观而拼命减肥。想到家乡贫困的山区，都八十年代末了，仍有农家穷得食不果腹，全家合穿一条裤子，心中不免万分悲怆。

和柳星一起赴美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笔会的还有老作家高程，即使只有两位大陆作家参加国际作家笔会，也要有团长。老高是党员，自然被任命为团长。国际笔会每月发给每位与会作家一千多美元生活费，按说在美国这点钱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但他们两人合租一个二居室单元，自己煮食，还能节省下一些钱。柳星不会煮饭，幸好高团长是行家，菜抄得色香味俱全，于是柳星就担起了洗碗和清洁的工作。两位作家除了开会参加活动外，平日一人一屋，用睡房当书房写作。

对柳星来说，只要可以安心写作，这种简单生活已使他非常满意。烦恼的是一出门就得讲英文，没有翻译寸步难行。试着学点英文吧，又实在太难，那些蚯蚓似的字母在书上纸上到处乱爬，就是不往脑子里钻。于是他索性放弃对付那些洋码子的念头，把希望寄托在舟子身上，等她来到美国，一切对外事务由她操办就是了。他相信她的能力，这也是他选择她携手走天涯的重要因素。

为了给自己移居海外的计谋积累资金，他拼命爬格子。要知道在这里写作，非但没有悬在空中的上方宝剑，而且稿费还是美元呢。他每天伏案疾书十几个小时，写到手臂酸疼得夜里无法入睡，心里却很舒坦。对舟子的思念使他感到甜蜜，以前也有过对不同类型女子的钟情，但那都多多少少有些逢场作戏，是一时的激情。这次可是不同，其结果是要在海外建立温馨家庭的。

他庆幸自己年轻时受磨难的厄运已经过去，非常感谢命运使他的小说获奖，使他和舟子在美丽的烟台相遇。舟子不但模样耐看，干练、善解人意，而且她的理念和思维与众不同，把他这个被人们嘲笑的挨老婆打的男人，视为强者的容忍。她说挨老婆打的男人不一定无能，打老婆以强凌弱的男人必定无能。在她那里，他感到了作为男人的内在价值。

世上美女如云，红颜知己却难寻。爱情在他们之间野火般燃烧起来，两人像中学生似的恋爱着。柳星和老婆没有孩子，早就在漫长的婚姻里耗光了感情。老婆骂他性无能，却又死守着他

不肯离婚。舟子虽然开玩笑说浑身肌肉紧绷的柳星“摸哪儿哪儿硬，就是该硬的地方不硬”，却对此毫不介意，说爱的是他的才华他的温情他的忠厚。没承想在爱情的冲击下，在恋人的温存中，柳星竟然奇迹般一天天恢复了男性的雄伟！他觉得，只有在舟子面前，自己才是自上而下的真正男人。

老实说，社会的歧视是可以忍耐的，因为你还可以迂回作战，用手中的笔展示自己的文学价值。而自己老婆的歧视，是最难忍最无奈，最无处躲无处藏的。

舟子的性格开朗不知愁，常不经意间说些生动尖刻的话语，令他感慨，令他刮目。而他随便讲一个笑话，也可以让她笑上半天。她是个单纯认真，不会逢场作戏的女人，是个一心要与他在海外重建新家的女人。

柳星认为好男儿志在四方，写作才是他的第一生命。至于家不家的，他没有舟子那么大的热情。当然，经历了几十年的挣扎，曾是社会底层被歧视的无名小卒，靠手中的笔鱼跃龙门，走出了家乡岑峦叠嶂的大山，对于可以做避风港之用的家，他也不是不向往。只是在向往的同时，心中暗存恐惧。

来年春天在法国将举行亚洲文化节，他接到中国作家协会转寄来的法国文化部邀请函。他的那本被翻译成法语的获奖小说，刚好将于亚洲文化节期间在法国出版发行，出版商希望他届时能在法国的电视节目中出现，以便配合推销他的新书。但这个活动将打乱他和舟子的移民计划，到底该怎么办他还没有想好。当然最上乘的办法是先回国，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法国，事后再设法去加拿大。可是万一回去后再也没机会来北美呢？据以往的经验，中国的事情是变化无常的，胡耀邦的突然下台就是最好的例证。如果连执政党的总书记都可以不通过任何法定的组织程序被赶下台，那么一介草民的命运就更不必说了。正是这种前途未卜的深深恐惧，促使他精心策划了出国定居的“私奔”。

国际作家笔会不愧为来自世界各国作家的盛会，柳星见识了那位写《杀夫》的台湾女作家，还有一些其他作品名字熟悉的中外华裔作家。他一向不大喜欢交际，现在更是只想抓紧分秒赶出几个短篇小说，就地赚取美元稿费。对舟子的思念哽在心中，他感觉到笔下流出的文字情感异常浓烈。难怪作家艺术家们都很浪漫，总是在不断寻找发现新的情人，原来情人是激发创作灵感的一个重要精神源泉！

在不得已参加酒会等社交活动时，柳星喜欢躲在角落里想心事或观察他人，避免出风头。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这是中国的古训。何况他根本不想再回国，就更需要低调了。

在笔会上与台湾、香港、东南亚及欧洲、北美的华裔作家直面接触后，柳星感觉作为大陆来的作家，尽管作品堪称上乘，但似乎总是被人明里暗里似有似无地贬低讥笑。

像他这种曾长期在歧视中挣扎的人，大多都会在无望无奈中变得麻木。这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就像行动笨拙缓慢的乌龟，一旦感到威胁，便将头缩进壳里，听天由命，任人宰割。但柳星那敏感的神经，在无数次的伤害中不但没有麻木，反而磨砺得异常敏锐。他从国际笔会作家们眼神的传递，嘴角的下撇上翘，都读得出无声胜有声的潜台词。这使他内心愤愤不平，“难道因为来自共产主义世界，来自一穷二白的中国，就该被人歧视吗？难道人们没有意识到我们不是当权者而是受害者吗？”

这天，一位在美国发了财的台湾富商，宴请国际作家笔会的全体华裔作家。

自古以来有钱人都喜欢附庸风雅，春秋战国时的孟尝君，不是还奉养食客三千吗？柳星对此不以为然，不想赴宴。但高团长一脸严肃地说，“人家点名请你，听说那位作东的台湾富商的侄女，很喜爱你的小说，你绝对不能缺席！”

无奈，柳星只得服从领导。席间，他被安排在主桌，那富商和他侄女几次特意起身给柳星敬酒，说了好多恭维柳星小说的话。柳星发现那位富商侄女，还真读了不少自己的小说，心中很是得意，加上喝了点酒，一时间满面红光。

望着桌上的山珍海味，他暗想，“这要花费多少美元哪？这些有钱人，真敢花钱。大概他们这一次宴请的钱，至少够我在这里活几个月的费用呢。既然他们有那么多钱花不完，如果能赞助些银子帮我在海外站住脚就好了。怕什麼，以后写了书再还钱嘛。”

当然这种事他不会开口，不过想一想开开心而已。

酒足饭饱后，与会作家们自愿献艺娱乐众人。突然，一位女作家尖着嗓子唱起了反攻大陆的台湾歌曲。柳星皱起了眉头，酒精在血管里燃烧，浑身的血液向头上奔涌。人们可以嘲笑大陆因共产而贫穷，但是要搞台独当面喊反攻大陆，是可忍孰不可忍？！

高程看来也十分不悦，好像不知该如何应对。身为团长，他又不能不作任何反应。只见他皱着眉紧张兮兮地拼命想对策，似乎想立即起身大声抗议继而游行示威，不幸他只有柳星一个兵，恐怕不仅造不成声势，似乎也不符场合，人家毕竟是在献歌嘛。如果向大使馆请示？那也不妥，主要是根本来不及！

一般大陆学者和台湾人士在海外各类专业会议上交流时，都会主动避免谈政治，只谈专业只谈文学。在专业在文学上，大家有很多共同语言，相互交流时都感到受益匪浅。可是殊不知，台湾作家是被仇恨共匪的教育培养起来的，而大陆作家个个憎恨蒋匪帮。如果有人刻意挑起政治问题，双方自然马上就会各持营垒，唇枪舌剑，怒目以待。

人们常稱台湾同胞或大陆同胞，所谓同胞，不是一千年前是同胞，也不是一百年前。同胞从历史的角度，是说在历史事件上有共同的记忆，只可惜这记忆，已经被两岸的政治政黨扭曲異化了。

仅有一个兵的高团长紧张得冒汗，共产党人怎么能听任在公開場合唱反攻大陆的反共歌曲而无所作为呢？那位高唱反攻大陆的台湾女作家是谁呢？为什么要在这里疯狂挑衅呢？她是出自什么样的政治目的呢？难道她是台湾派来的反共女特务？

突然，柳星的一张脸涨得血红，嚙地站起身，看来是湖南脾气上来了。高团长急忙拉扯柳星的衣袖，柳星甩手不理，高声要求也献一歌。还没容高团长采取制止措施，他便放开喉咙，唱起了一首鄉土味濃濃的湖南民歌。那是砍柴娃在山中斗毆时的山歌，大意是你敢过来砍我山的柴，就“镰刀把把你砍”！结尾时，他还响亮放肆地打了一声尖啸的民歌号子。

与会的港台和海外华裔作家们全都愣住了，呆呆地望着柳星，似乎被他的“镰刀把把”吓坏了。瞬时间，空气凝固了，静得听得见高团长额头上汗珠啪啪啪蹦出来的声音。

柳星稳稳地站在那里，瞪大牛眼，拧着涨红了的脖子，活像只好斗的公鸡。

冷场了好一会儿，会场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原来作家们万分欣赏柳星那湖南山歌的浓烈乡土气息，一时间被震撼得静了场。好一会儿才记起用力鼓掌，交口称赞，说没想到柳星这位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小说写得优美，山歌还唱得这么有味道。

正在大家高声齐喊再来一个时，柳星挥动着他那肌肉隆起的短粗手臂，雄壮而节奏感极强地唱起了解放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前进，脚踩着祖国的大地……”居然摆出了一付要解放台湾的架势！

高团长紧张地盯着那些台湾作家的反应，像是无可奈何地看着细细的导火索哧哧作响，飞快地燃向炸药包。

主持笔会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华琳，在柳星唱完，还没容人们回过味儿时，就调换了节目，邀大家一起去她家参观那獾熊常来造访的后花园。

自古文人相轻，作家们有不同观点闹矛盾是常事。创办并每年主持国际作家笔会的华琳，很善于处理此类事件。

柳星躲进华琳家后院一个角落，独自坐在太阳伞下，有些后悔自己的失态。但他很快就忘记了心中的不快，被华琳教授家周围的自然风景深深地吸引。华琳家是一栋很普通的花园洋房，依山傍水，坐落在万绿丛中。房后幽深的树林缓缓地漫上山坡，野花的清香和鸟儿的啼鸣弥漫在空中，优美静谧。據說笨拙肥胖的獾熊会常来光顾，大嚼为它们准备好的过期面包。

嗨！柳星不由得感叹，“如果今生有幸，能跟自己喜爱的女人在如此美好的环境里营建小家，此生还有何求？”

柳星正痴呆呆地遐想，忽然听到背后有脚步声。

“柳老师，大家都在客厅喝茶，你唱了半天，也该口渴了吧？”来者是那位富商的侄女，手中端了杯茶。

柳星有点受宠若惊，但更吃惊的，是这女子竟然讲了一口湖南家乡话，禁不住高兴地问：“你是……湘西人？”

“对呀，咱们是老乡，所以我才特别喜爱你的小说，每一篇都喜欢。今天有机会认识你，真是太荣幸了！”那女子白白净净个子不高，泛着一脸的崇敬和兴奋。

“柳老师，你的山歌唱得真好，很够味道！不过你好像对吴晓雁的反击太厉害了点，我想晓雁姐应该不是有意的。她唱的是他们在台湾人人熟悉的校园歌曲，恐怕根本没有想到会惹恼谁。我从大陆来美国三年多了，刚来时和你一样容易受伤害。后来发现有时候是我们自尊心太重，过于敏感，其实我叔叔和他的台湾朋友们都对大陆人很友好，没有什么恶意。”

柳星认真看了看那富商的侄女，终是搞不清她的年龄，冷冷地说，“你太天真了吧？对不起，我不敢苟同。”